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盤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雙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黤黮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蟲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謂為已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昇于東方尒時無復有夜光蟲明顏色黤黮像如純墨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黤黮也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无音問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問教而寤者此三種人在世踦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盖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尒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有大明夜光便黤黮也

不宰起宰想　宰起不宰想　彼不至於宰 [illegible]
由起邪見故
不宰起宰想者此衆生類戀著生死
若自生念久處世間樂著五欲以自
娛樂者乃為宰固是故說曰不宰起
宰想也宰起不宰想者邪見之人執
意来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稱聞佛
家稱說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
復無有歌歎喜儛宗親五族行来進
止國觀浴池都無此者有何宰固佛
言不尒斯等顛倒邪心不滅宰而固
者莫過泥洹及更毀呰以為不宰是
故說曰宰起不宰想也彼不至於宰
由起邪見故者滅盡泥洹無有衆患
澄然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
不解以為非真是故說曰彼不至於
宰由起邪見故也
宰而知宰者不宰知不宰　彼人来於宰
正治以為本
若有衆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
不欺詐無識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
室其有衆生入此室者寵位至不以
增損毀譽道不以加威與倒見異其

辯邪部殊其趣寅然太虛永息不起

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
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度十二之洪崖
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為之澹然
顧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
是故說曰牢而知牢 者不牢 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為本也
愚意以為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
斯由愛深固
愚意以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難革
或言陰聚為牢或言結本為牢於中
興想不別真偽雖復出家學道及習
邪行是故說曰愚意以為牢也反被
九結縛者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
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
如蛾投火不顧後患斯由愛深固是
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
由愛深固也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成
無慢脩梵行
諸有懷狐疑者彼脩行人思惟惡
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
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

[illegible]

殺也今世及後世者今者現身後

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來中不

與禍殃生殺害者力殺是盡是故說

曰今世及後世也禪定盡能滅者

人定之人心盡四盡能消滅不與

想者是盡說曰禪定盡能滅也無惱

修先行者不為煩從所煩惱亂意清

淨常如一心所修念本邊越人止是

故說曰無惱修先行

無塵離於塵　戒行與戒學　無漏無可至

此不應法服

人之所適常懷染汙姦惡嫉始不失

子心離欲要業不害三毒與則不至

於道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也能持

此服者乎有賢聖之人防禁衆惡能

服此具法之服元有此者則不應服

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衛元所至

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定意　彼應護律學

此應服袈裟

若能除垢穢脩戒等定者人之能

學除穢爲本三毒後永盡無餘離

得羅漢人令愛盡無絕對等乃絕緣

誤犯戒除垢穢不失其道心是故說
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彼應
思惟業應無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
有所益心有所念無常不果諸天世
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
而承事者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應
無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僞心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者世多有
人與人言談內懷奸究外如現愚是
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也
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僞心者猶若彼
斯匿王國觀遊戲見二梵志普形學
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
道志普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
觀見二梵志普形學道至爲難及亦
無儔匹佛告王曰人之脩德持戒完
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威儀尋
省來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王聞斯
語內懷慙愧即從坐起頭面礼足辭
退而去還至宮殿告語傍臣汝速詣
彼喚二梵志往我後園吾觀察之審有

善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逆行不合
已邑受其教即喚在國王自樓上遥
觀其行知彼巧偽詐稱為道重懷慚
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
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
道者皆受誅戮不得從容王至佛所
頭面礼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
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不違此誓
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也
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
乃名為善色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
懷斷死之心雖披法服內行不真能
斷此者乃應道門是故說曰有能斷
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
為善色者智人習法要應為道非法
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衆人敬仰
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為善色也
不以色從容　暫覩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
遊於世界　如彼虛偽鍮　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畏忌　內穢外不淨
不以色從容暫覩知人意者世多有
人顏色從容與人言談尋義辯美然

內心虛偽心口相違雖名為人性行
不均外如賢士內懷毒行雖暫相見
賢愚不別猶夜覩火遥見光明若當
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
內懷熾焰是故說曰不以色從容暫
覩知人意也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
界者當來愚人巧詐滋蘩漸漸遂至
謗賢毀聖尋究萬端幻惑世人與人
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导
堪在大衆為無軌事衆人覩者莫不
拭目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
世界也如彼虛偽鍮其中純有銅者巧
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勝真
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
此為喻如彼偽鍮獲世重利尋究之
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檀越獲
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牀褥卧具
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
受洋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是故說
曰如彼虛偽鍮其悉純有銅也獨遊無
畏忌內識外不淨者如彼尋究之人
多將異從人間遊處衆人見者莫不
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

非是真人也是故說曰獨遊無畏忌

內穢外不淨也
貪餮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圈彼養豬
數數受胞胎
貪餮不自節三轉隨時行者如彼愚惑
之人為人標首受人供養自養其形
身體肥盛不能轉側極趣施主隨時
礼覲惡人併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
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為譬如彼
豢豬閑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
捨身受身無有休已是故說曰貪餮
不自節三轉隨時行如圈彼養豬數
數受胞胎也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波斯匿
王宿殖德本福緣自應於後園中自
然生甘蔗之樹流出甘漿晝夜不絕
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粳米晝夜無數
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厭身
體肥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
所徑身揖讓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便
說此偈

人能尋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至聞斷語教書誦經不能自勝即從
坐起辭佛還詣所勸厨宰作食之人
說此學人食在吾前者先說斷消食乃
得食自是以始當以為法三轉消食
身體輕便進止行来無所患苦
觀净而自脩 諸根不具足 於食无厭足
斷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觀净而自脩諸根不具足者初發行
人意不堅固內自思念毫毛不當愛
著清净興著欲想增益睡眠愚惑纏
是不攝諸情根門不定放逸自恣遂
失道明由火熾職復益蘇油深明熾
盛豈是滅火之地乎夫欲息婬怒癡
火永不生者當與惡露不淨之想是
故說曰觀净而自脩諸根不具足也
於食无厭足斷等凡品行者彼修行
人乞求無厭得而藏畜慳心不捨若
後命終受凡品行是故說曰於食無
厭足斷等凡品行也轉增於欲意如
屋壞穿漏者行人執愚不脩善根欲
見熾盛不自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

[illegible]

譬猶若蓋屋覆治不牢天雨則漏浣
漬衣服淨者使污人皆如是意不堅
固漏婬怒癡是故說曰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惑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當觀不淨行諸根不缺漏者行人御
意不暇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
一分別料簡身中三十六物穢污不
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㪅攝諸根不
使漏失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諸根
無缺漏也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
者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譏謗不
容入定信心勇熾堪行精進超昇彌
遠尋受其證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也不惑於欲意如風吹
泰山者行人用意衆想不亂欲為禍
根至生災患見身神憔不受慧明死
則對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悉為苦
患制意不與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
御六塵內攝六情內外清淨不漏欲
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為飄風之
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

[illegible]

曰不惑於欲意如風吹泰山也
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 無欲常處之
非欲之所處
空閑甚可樂者 所以聖人論此語者
欲使行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
專一思惟校計不移時節意念翫應
如人啞聾 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也
然人不樂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
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著女色以為實
用一旦三沒乃知非真是故說曰然
人不樂彼也无欲常居之者所以言
聖人者無婬怒癡諸結縛著餘然除
盡淨如天金亦無微翳若在人村周
遊教化到時持鉢福度衆生隨施多
少呪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
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
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衆心存曠
野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也非欲之
所處者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墮
罪閉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
欲求出其難得矣婬泆之人亦復如
是癡心所繫閉在欲獄不遭無漏聖
教之藥欲得免濟甚復難剋也是故

[illegible]

說曰非欲之所處也

在村閑靜　高岸平地　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

真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

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

衆害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是故

說曰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也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

勉不難猶若衆山覺出好藥隨意所

之分別毒害是故智者說衆德具足

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

也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者不以

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

本聞善不歎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

射其矢是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

射冥室也

智者所分別

賢者有千數　智歎在衆林　義理極深邃

賢者有千數智歎在衆林者所謂賢

者在所分別聞一句義演無數義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三張

才之法思惟分別皆由觀練是故說
曰賢者有千數智在衆林也義理
極深邃智者所分別者分別諸法不
失次第義理深邃究暢其法知所從
生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二不失是
故說曰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
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 今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多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者所謂億
者所循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說曰多
有衆生類非射而不值也今觀此義
理無戒人所恥者利根捷疾觀是常
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
犯戒之人聞彼教訓謂為誹謗不識
眞識自不稱名姓号之本亦不自畢
數興彼者猶若善射之人分別善者
而矜其人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
其行修善者敬崇正法是故說曰人
觀此義理无戒人所恥也
觀有智恐怖變易智有無 是故不樂者
當念遠離者
觀有智恐怖變易智有無者有者恐
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是故說

出曜經卷第[illegible]

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也是故
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者夫人不樂衆
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
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也
無信无反復　穿牆而盜竊　斷彼希望意
是名為勇士
无信無反復者如有諸佛弟子無有
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
法不信比丘僧亦復不信苦習盡道
盡者為滅盡涅槃是彼人不信亦不
恭奉是故說曰無信无反復也穿牆
而盜竊者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
之牆於中貿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
穿牆而盜竊也斷彼希望意是名為
勇士者斷其利養之想無有希望人
中之士无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希
望意是名為勇士也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遍滅其境土
無垢為梵志
除其父母緣者如來所以說是者現
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故說
曰除其父母緣也王家及二種者所
以論王現其憍慢二種者一者戒律

二者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是故
說曰王家及二種也遍滅其境土無
垢為梵志者如來所以說此者欲現
已慢永盡無餘脩其淨行是故說曰
遍滅其境土无垢為梵志也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為行
若人無所依者脩行之人無衆結使
亦不藏貯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也
知彼所貴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
知其搏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意
想者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
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劍戟如彼搏食
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
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
惡露不可貪樂是故說曰知彼所貴
食也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者如
彼衆生入三解脫門思惟念道一不失
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相願思惟以
為行也
鳥飛虛空　而無足跡　如彼行人
說言無趣
鳥飛虛空而無足跡者虛空飛鳥無

名鳳凰虛空之中天見足跡周旋往来都無處所是故說曰烏飛虛空而無足跡也如彼行人說言無趣者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不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也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
思惟以爲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无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也不依於未然者不知未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也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爲行者著三解脫滅盡之門以自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爲行也

希有衆生　不順其經　有度不度
爲死甚難

希有衆生不順其經者希有衆生於中國者復有衆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衆生不順其經也有度不度者多有衆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是非

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愛
不度也為死甚難者人之受生但見
目前不知趣死衆苦之患亦不思惟
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為死甚難也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无復有熱惱
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者大人處
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是
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也
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者如彼行
人思惟挍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无
復熱惱之患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行路无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衆惱
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者履行之
人脩德自然畢衆苦惱不興塵垢是
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也
一切結使盡无復有衆惱者如彼行
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是故說
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衆惱也
無造无有造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无造
前憂後亦然

無造无有造造者受煩熱者人前為
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
自隱藏者更生受形不受苦惱是故
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也非
造非无造前憂後亦然者人前為過
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乱善神
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无
造前憂後亦然也

造者為善妙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者人脩善
行衆德具足衆人所敬莫不宗奉壽
終之後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造者
為善妙以作不懷憂造而樂而造生
天受歡樂也

亦復不知論　賢聖不差別　若復知論議
所說无垢跡

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者如彼行
人不解識論不別句義若在大衆不
知威儀礼節賢愚不別是故說曰亦
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也若復知論
議所說無垢跡者无垢之論去諸想
者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

能一切不趣悪道餓鬼畜生地獄之
幢是故說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
跡也
說應法議說 當竪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
仙人為法幢
說應法議說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
句具足展轉相教仙人者諸佛世尊
也說名身句身一一分別無有錯謬
欲使正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說應
法議說當竪仙人幢法幢為仙人仙
人為法幢也
或有寂然罵 或有在衆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有不罵
或有寂然罵者心內熾然呪咀不息
欲使彼人遭水火盜賊內心思惟不
宣露在外是故說曰或有寂然罵也
或有在衆罵高聲大喚不避尊卑是
故說曰或有在衆罵也或有未聲罵
權在衆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是故
說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 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
亦不可知
一毀一譽但利其名諸善功德育養

其身設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　
不以為慼過去已滅善心不絕當來
未至未有生地現在不住當復遷轉
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
非無亦不可知也
叡人所譽　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
叡定解脫　如紫磨金　內外淨徹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覺見廣見數演
一義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濟神離苦
猶如如來行則履虛離地四寸地上
印文炳然自現其中蟲蟻有形之類
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衆苦無能
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无有
瑕滓是故說曰叡人所譽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
清徹也
猶若安明山　不為風所動　叡人亦如是
不為毀譽動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為風所
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為毀譽所
動有一梵志多聞廣見无事不苞聞
佛出世不為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
好醜往至佛所以百種罵毀呰如來

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来如来心意
堅然不動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
為風所動賢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也
如樹無有根　无枝况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如樹無有根无枝况有葉者無明根
本衆患之源愛生枝葉以興邪見是
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况有葉也
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者所謂健
者謂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
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說
曰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也
無垢无有住　身塹種善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无垢無有住者去諸結使永盡无餘有
結則有住无結則無住亦无身塹亦
無善子是故說曰无垢無有住身塹
種善子也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
如来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
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来者此事
不然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
不知也
猶如網叢林　無愛况有餘　佛有无量行

無跡誰跡將

猶如網叢林者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
愛根本枝葉滋蔓善惡念之廣說如
契經流轉生死分著五道是故說曰
猶若網叢林無愛況有餘者如來成
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
受四生是故說曰無愛況有餘也佛有
無量行无跡誰跡將者所謂佛者教
寤一切諸法無事不知无事不達循
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廣
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
度深邃无下深不可測有結則有跡
無結則無跡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結有跡者將入三
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結無跡者則
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
無量行无跡誰跡將也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无量行
无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捨身受
形經歷生死億千万身生死無量
不可稱計今得成道果故身更不受
形受諸苦惱是故說曰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无跡誰跡
將也

若欲滅其想　内外無諸因　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若欲滅其想内外无諸因者所謂想
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永滅亦不
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内外清淨
不造塵垢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内
外無諸因也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
生者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
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
二分別四無有色如彼轉輪聖王
統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衆好具是
行人觀彼如已無異不以色好而興
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
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
是非非非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
與從事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
不受生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

捨前捨後捨間越有所謂前者捨
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捨後者捨未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第二十張　益　[illegible]

來陰持入結使縛着者捨閒越有者捨
現在陰持入結使縛着捨一切者於
現身中得盡無道王三千與十方由
意自從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
知之是故說曰捨前捨後捨閒越有
一切盡捨不受生老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